

錢玉友出塞紀略

一冊



出塞紀略



虞山錢良擇著 玉友

康熙戊辰夏五月朔日壬申

皇上御乾清門奉使內大臣索

額圖佟國瑞馬喇等率同諸使臣進見兵部督捕理事官臣

張鵬翮兵科給事中臣陳世安特膺簡命同預參畫綸

言指授諄受命陸辭而出

初二日癸酉滿漢文武諸臣寅出德勝門上以遠使絕域宜

加擁衛命選精騎萬餘人隨行古卿行旅從之義也私從僕

馬復逾萬計。隊伍嚴肅，列幟井然。霞旆霓旌，飛揚空際。連亘二十餘里。京師內外，夾道聚觀。赫傳為盛事。兼命皇長子乘騎躬行二十里。至清河，慰勞使臣，宣賜乳茶。諸臣望闕謝恩訖，即整旆而行。午過沙河，晴暑特甚。夜屯居庸之南口。萬峰環翠，山風陡作，俄頃而息。迴顧神京，已南去九十里矣。初三日甲戌，天晴無風。是日自早至暮，竟日山行。石路崎嶇，時蹙馬足。兩峰壁立，中為通衢。愈登愈高，不知其所紀極。十五里至居庸關城。門額曰：天下第一雄關。名稱其實，蓋京師

北面之極衝也。淮南子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可見險要自昔而然。出關山勢尤奇，危峰插天，翠屏丹嶂，掩映複疊。三里至陰涼崖，山高蔽日，因以名焉。有白鷺飲啄其下。又五里至彈琴峽，水流其間，潺湲有聲。峽端緣崖置屋，若凌虛然。峭不可梯，諦視莫得其所由登之路。又三里至居庸上關，城稍低而山益高。又十二里至八達嶺，乃山之絕頂也。胡峤記：自居庸西北入石門關，路狹隘，一夫可以當百，乃中國控扼契丹之險。或以為此即石門關也。元人以此為居庸北口，築

城設戍卒于其上。山水記自八達嶺下視居庸關若建瓴若
窺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信然矣。下山
路漸坦。五里至空道。即平原矣。志云空道有二路。自延慶州
至西海治為北路。自懷來衛至宣府為西路。八達嶺為居庸
之襟吭。空道又居庸之藩籬也。自居庸南口至空道計程五
十里。凡過長城六層。地勢北高南下。相去不知凡幾。空道號
稱平地。然已高出京師萬山之上。絕險天設。豈偶然哉。又行
二十里。過榆林驛堡而屯。回顧山巔城痕高下如線束蜂腰。
然坡間馬躡花特盛。即吾鄉書帶草也。得詩一首。

題居庸關

大地如屋廬。面南而背北。向墜其戶。以拒索風力。偉哉
居庸關。鎖鑰奠北極。百里拱神京。脅脅適相直。萬峰層疊
起。左右爭輔翼。或整若屏風。千刃排另峭。或銛若劍鉞。刻
峭聳旋側。高下繚以城。教重足練織。羊腸中貫之一綫。乍
通塞。峭壁夾東西。紅日午為黑。奔泉琴瑟鳴。怪石虎豹匿。
飛鳥不能過。雲霞亦異色。山靈似有知。各効環衛職。吁嗟

開闢初造化何奇特。設此作保障。今古擁王國。我乘使者
車。憑軾壯胸臆。忘其馳騁難。叱馭過逼仄。作詩記天險。兼
以歌帝德。

初四日乙亥晴暑二十里至懷來十五里至狼山又一十五里
屯土木堡山風甚急更餘微雨按懷來即北齊之北燕州
州也唐改稱媯州五代時石晉割賂契丹又改稱可汗州金
廢其州至明初改置懷來衛靖難兵起成祖謂懷來衛來下
居庸有必爭之理遂拔懷來而守之山後諸州以次降附于

是北平之肩背並固土木本名統漢唐末高開道據懷來時
所置後訛為土木明正統末車駕至此困于也先

初五日丙子晴暑二十里至沙城即隨總管李崇拒突厥之所
也旁多白花花香甚不知其名又二十里至保安州本石晉奉
聖州也以納于契丹而名又二十里至雞鳴山驛飯于城根
之下又五里至下花園又十里至上花園峯巒迴抱流泉繞
之水光山色應接不暇乃遼蕭太后行幸故地也泉中多細
魚水急不可垂釣晚大雨驟作避于柳陰之下既霽傍山而

行有詩

午行

時雨天中節浮雲塞外身
葵榴誰勝事沙磧自良辰
披葛涼添絮傳林歎滌塵
神京三百里南望月鉤新

初六日丁丑大風從東北起
驚沙撲面磔有聲微雨隨之
馬不能進勉力行四十里
至宣府城週迴數十里
萬瓦鱗次構坊櫛比
可敵江淮間名郡誠邊城雄鎮也
按宣府係秦時上谷郡地
明初洪武四年詔盡徙其民于居庸關內而虛其

地二十六年改置萬全都指揮使司
設附郭宣府左右二衛以是為西北腰脅要害之所
駐兵三十萬鎮遏之歲輸金穀餉餽
所費不可勝計本朝內外一統邊庭無事
駐防甲士不過數千而已
暑甚權憩城北古廟中
晚大風止又行十里至柳河川而屯營焉
口占一律

上谷道中遇風

陡然晴旭掩朝暉
動地雄聲肆吼威
橫掃亂雲天際去
猛驅驚石馬前蜚
無邊塞草翻青浪
一派征人响鐵衣
似為

聖朝張武烈故憑餘力展旌旗

初七日戊寅晴朗無風亦不甚暑行共五十里至張家口下堡城週五六里明宣德四年所築商賈輻輳居然一大都會大抵北邊近塞自有明三百年來歲受蒙古之擾干戈頻起戰守無時其苦累倍至逮我朝定鼎端漢為一蒙古諸色上下人等並無侵寇出入止憑符信為驗入塞之際有無貿易如一家人故其居民安業日趨繁庶不讓中原大郡也又五十里至上堡其廣與下堡等然其南面無城北為長城橫截

山腰出城即蒙古界矣按前漢書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趙武靈王自代州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置雲中九原雁門代郡秦始皇帝兼并六國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西起臨洮東至遼東萬餘里並令蒙恬修築北却匈奴于漠外此長城之盛也今考所謂造陽地在上谷界中則是地之長城蓋燕所築而秦所脩也出塞里許憇于道旁大石下石高十丈餘南障日光可蔭數人下有碧澗邊泉源涌出大如盆盎滴有聲掬而飲之

甘涼特異斜陽掛嶺又行數里而屯得詩二首

長城行

吁嗟哉燕王秦帝先後爭雄豪築城千仞忘其勞丹崖翠
壑莽高下玉環素練圍週遭錯鐵為筋石為骨戕：鍵鑰
金墉牢一坏半劃坤維斷判然中外分山腰臨洮其頭遼
海足九郡雉堞摩層霄想當役夫舉杵時豈惜億衆聲啼
號胡不更北教萬里并包漠北為農郊壯圖氣盛止於此
其餘割棄資蓬蒿荒哉二世更施漆蔭空蕩：徒博嘲千

秋教姓恃此險緣邊未免門鳴鷓我皇神武馭以德窮
髮遠近均恩膏大開閔城置郵遞骨都頡利爭來朝
出塞口占

黃日歷邊城風搖大將旌弓刀三萬騎一騎是書生

初八日己卯晴寒如京師九月行十里許上高山石路磽确頗
多覆車亂山層疊殊無林木草特肥茂有水遶石而流山麓
路傍間有居民房舍行六十里屯于察罕院羅哈打八察罕
陀羅哈譯言北首也打八譯言嶺也自入蒙古其方言雖異

中華然既歸附本朝每歲朝貢其土語及字義理審院官吏
多備曉之故所歷地名與方物等猶能以滿語及中國字音
通譯入嚆尔界則雖通好日久而地名不能全曉矣

初九日庚辰晴暑士馬早發石路逼仄難行七八里外道漸平
地多草花有叢簇如圓蓋者蓋紅花白其開也自邊而中故
多中紅邊白者全放則純白矣有黃類金雀者有白瓣五出
香似麝者皆不知名道過蒙古種帳見其斲木為門頂上中
空覆片氈于其外以繩牽之晴啟雨閉正中疊石作灶上加

鍍圍用以安釜藝馬通以烹飪北置木榻高可尺許其卧所
也衾褥皆羊皮為之旁置一木櫝貯食用物貧者并此無之
以革襯氈席地而已牛溲馬勃狼藉徧布其間帳外而彼獨
寢處其中無異社席也蒸漿為酒從人有以鈕易醉者行五
十餘里屯八廬吟蘇秦譯言柳條溝也溝水甚清然絕無所
謂柳條者意或舊日有之相傳不改云遙望北山穹廬簇
畜產成群黑白相錯如疊雪堆雲然晚御前侍衛至傳
上溫旨慰勞群臣頒賜牛四百頭羊六千口

初十日辛巳早起陰雲蔽天跨鞍行不數里驟雨大作岡阜多
歧中途失道詣蒙古帳避雨但其中牛羊男婦雜沓而居覺
穢不可入不得已遂冒雨前進委曲尋路行七十餘里屯哈
爾哈冷亂山環抱譯言古屯田地也控衣出水人可并餘晚
雨止復見晴色

十一日壬午曉晴寒甚露重如珠帷帳沾濕行十里許有黃羊
突出約十餘口狀雖似羊而蹄高如鹿其行若飛逐之不得
有鳥名阿蘭其大如鳩而褐色迎風飛翔力竭乃下從人多

于草間探得其雛中途見榆樹一株矗立道左高四五丈出
閨以來所未見也又有石槽石碾石磨遺棄荒郊蔓草間意
舊有民居午餘暑甚共行百餘里屯招哈窩兒譯言庄地其
地平行如掌四面皆山山下有泉旁茅舍分列地多耕種
云是內大臣所置庄也

十二日癸未曉晴日有暈環行十餘里上山岡一山未盡一山
復出愈登愈高上多下少自出塞以來地勢皆然而日所
經為尤甚云山有喇嘛墓處疊亂石為坎其高丈餘其上編

插旗鎗以木為之類。優人所執者。去大路二。三里有喇嘛廟。一所。磚石蓋成。純似佛刹。四隅縛竿懸旗于上。毡幄繞之。野田中有二石幢。圍盈抱。長三尺許。四週鐫字。下截為清書。有能辨之者。上截字類梵書。不可曉。字皆殊。填意亦喇嘛所著也。午餘暑甚。暫憩山阿。旁有清泉。以手掬而飲之。涼爽沁腹。共行百餘里。屯于他喇布喇岡。原圍抱形。類招哈。廣則倍之。地有流水。廣丈。深亦及丈。曲折萬態。縈紆而西。中有魚。長五六寸。類陽鱉。而短鬣。可捕。易得。土人理耕具于水次。埋爨薪。

于地窖而移屯他。所有發而見之者。其人馬上相逢。亦以接抱為禮。有喇嘛曳素駝求售。而能漢語。詢之。蓋平涼人也。十三日甲申。晴爽。早行。平山綿衍。有二石幢。壘立荒原。圓長如昨所見。上置二磚。下復有斷磚數截。俱鐫蒙古書。滿其上。莫之辨也。有石碾。圓徑五六尺。制如藥肆之鉄砧。其下砌石為槽。以承之。圓轉如環。徑三丈許。而槽厚終半尺。碾厚亦不及三寸。不知何所用之。同行有得阿蘭烏雛。以見遺者。其母飛繞哀鳴。殊不畏人。因命從者釋之。刷羽飛躍而去。行五十里。

屯阿盧蘇秦華言盧溝也相傳以蓄蘆葦今已無之其地兩山對峙大道中通屯營相望宛轉十餘里若畫圖然水流道旁上清下濁甚便汲者有花色深紅而葉如豌豆簇葉成穗名長十八元人詩有忽見一枝長十八摘來簪在帽簷邊意即是也晚大風起天外兩脚盤旋不及屯所飛沙透幄堆積遍地飲食無非沙也糧車在後追不能及有蒙古人助從者負米先送至搗之以飯無寸筋而立盡數十盂計兼六七人之食然驅幹中人耳是日得詩一首

咏長十八

深紅若個種黃沙艷色還疑出漢家三十六春欲去平分一半與間花

十四日乙酉侵晨大雨辰盡乃晴行四十里至鄂託呵平臯千頃萬山環之水流地中廣不數尺千迴百折自西北而東南芳草綠縹不見沙土紅花蓋之遠近掩映鮮嫩如片霞意即胭脂草也雷雨大作兩雹如彈丸人畜被擊俱辟易晚霽始克屯營二僕從而後兼程追及夜黑不辨路以手就地捫馬

通之燥濕以識道路。是晚既至營後，有蒙古人以畜產為市，始用茶布而不用銀錢矣。夜嵐氣滿山，本日得詩一首。

馬上見胭脂草作

攬轡行吟日欲斜，忽驚沙草變繁華。乾坤何處無殊色，沙漠居然饒麗花。寒重故留春入夏，艷多渾訝

畫圖

人面來時路，猶為香魂襯鈿車。

十五日丙戌曉晴，四山清皎，忽有白霧如足練，縈繞水涯，瞬息間自下而上，瀾漫蔽天，對面不相見，食頃而散，輕陰微雨，行

至五十餘里，忽見高山當面，望之無路可通，近之喜然，中分西崖壁立，中為坦道，以達往來。天造地設，絕無登陟之勞，窈窕盤旋，貫山而進，流泉一道，隨路曲折，或左或右，蜿蜒而西。山石尤奇，石穴中空，不知淺深，如甕如屋，凡數十處，相傳為文殊趺坐藏脩之所，或如伏虎蹲踞崖端，或如筆架，或如劍鋒，森然散布，上下皆有樹，為樺木，為山楊，有大盈抱者，山蒼樹翠，十餘里掩映相屬，塞外佳勝，未有過此者。山名抑母陀，阿詭南去大同不遠，蓋出關以來，路皆西行，是日稍折而西。

北也。權憇山盡處水邊樹下草特肥茂。縱馬飽食。有垂釣者。水急不能得魚。驟雨忽作。旋止。又行二十里。屯于迭不遜哥。兜譯言山坳也。其地平而四面皆山。一山名和碩。走華言肺也。對面名諸勒克。華言心也。蓋皆狀山之形。山巔有九十九泉。伏泉而下。滙為長河。直達歸化城。按魏書天賜二年。登武要北源。觀九十九泉。武要定襄郡屬縣。在大同西北。水經注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十餘里。又按遼志亦載。鹽藥九十九泉。意即是也。

絕
十六日丁亥。晴爽可人。行十六七里。遇有土城。基址尚存。城門四面。雉堞宛然。城內山崗橫亘于地之中。若十字然。瓦礫布地。空無民居。圍十里許。西多奇山。雄峙頂方如印。從下仰面望之。如壘石築成者。徧求數里內外。總無土著一人。無由詢其地名。自城以北。地多開墾。頗饒耕具。又行二十餘里。道旁有河流水澄澈。中多白石磷、相錯。有魚長五六寸。以至尺許。兼多青蛙。較小于中土所產者。土人嗜之。謂其味極佳。蒙古之珍羞也。又行十餘里。上峻嶺。名突兒城。打八譯言最

高嶺也。直上四五里。過嶺地皆黃沙。路平而甚窄。兩山夾道。亂樹蒙茸。山巔多樺樹。山麓多榆樹。草尤肥饒。青葱翠藉。高可及膝。又行二十餘里。屯舍喇造不遜。譯言平地也。平原如砥。有樹數十株。有土室三四所。河水縈之。境界頗勝。其屋皆喇嘛也。急雨旋霽。涼風襲人。得詩一首。

過空城故址

創建自何代。形模尚略存。霸王人掃跡。興廢土留痕。沙塌岡身斷。山孤石勢尊。思為鮑昭作。攀弔與誰論。

十七日戊子。涼爽如深秋。平明啟行。馬首向北。一望地皆平坡。沃饒頗多。種麥者不知其何時收穫也。行五十餘里。復見空城基址。頽壞甚于昨所經者。其大相仿。浮屠一座。高矗天半。六角七級。純磚砌成。不用木石。外向寫作菩薩天王面。拱立。承以蓮花。瓣外撐數尺。因以為簷。刻劃玲瓏。生動如真。全未剝落。但丹堊漫漶耳。南向篆書額額曰萬部華嚴經塔。每級高三丈許。階梯四登。首級有石牌八座。陷入壁間。暗不可讀。吹火照之。字體頗二。開列男婦數千百人姓名。別無隻

字志銘中有忠勇校尉某漢兒都目某女直都目某通事某
種名色姓名類多中華氏族其女直姓名者十之一耳旁
及婦人或稱其妻或稱其娘子某氏或稱某娘俚俗可笑
頗似村氓所為其一碑署曰萬部華嚴塔看經人數亂首比
丘福州惠仁發弘誓言如有情教經為看毘盧海印定光寒
願法眼恒無缺陷諸苦惱大地衆生俱如普賢行滿此外絕
無紀載可考彼地相傳舊有石碑脩書修建始末以金銀錢
錯其額為竈盜取去蓋傳聞失據久矣上六級稍明啟二牖

以納日光其間或東西向或南北向層層相間絕頂第七級
中窟如庭中間無物東首壁端大書曰大金大定二年奉勅
重脩不言其何代始建以意推之疑其創于元魏高宗以後
壁間題署人甚多大抵皆金元人遺筆多有墨蹟如新而語
皆粗鄙重傳其真不敢妄易一字脩錄于後塔內都無佛像
亦無鳥雀窠巢間有鴛鴦飛集于下地多蝎子草似麻而短
手誤觸之痛楚不可耐無異被螫于真蝎也飯于塔下野田
中有蒙古部落人獻茶及熟黍米各一盃跪拜甚恭酌以肉

灸彼即跪食其半。盡懷餘齋于絮衣中。叩首作禮。頌謝而去。不辨其為何等語也。整轡而行。又閱二十餘里。屯于歸化城之東南。可十五里。水旁途次。旁土室頗多。是晚大風陡作。不久旋止。

附錄華嚴塔題名

總管府判石仲玉。至元二十年八月初一日。來遊於此。今人同古人。殘月如新月。至正十年正月廿二日。劉拱全。潼川二婦人。全姐。閻姐。題。天堂路。大德二年五月初九。

日書

欽差戴聰明。四川江安縣人。元統二年四月初八。

日來登

尋真悞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桃花老。採芝何處。

不歸來。白雲滿地無人掃。至治三年二月十一日書。至。

元六年。文山相國幕下相士三人到此。大定十八年二。

月十二日。關西鎮戎軍樊典到此題。豐州在城塔。至元。

十一年五月。豐州管水鴨提點王英。張伯川題。大朝至。

元八年。西夏國仁王院僧惠善。同進宣冲。平順五禪師到。

此記。朱朝大明國山西太原府代州崞縣儒學增廣生。

員段清字希濂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韃兵大舉攻開堡塞將一家近支六十口殺盡止存清一家九十五口俯念斯文一脉留其性命恩人達爾漢帶回北朝路逢房叔二人段應明段茂先又遇妹夫石枚清妻陳氏男甲午兒官名段守魯長女雙喜兒次女賽喜兒陳氏于嘉靖四十年四月初一日病故閏五月十七日妹夫石枚帶甲午兒投過南朝去了六月初八日留名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舊發紅昨夜夢迴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瑞

伯書

十八日己丑晴涼行十五里至歸化城、為蒙古之要地設官鎮守其廣如中華之中縣南関顏額上為蒙古書不能曉下橫書翁阿洪三大字、亦左行用蒙古式也以嶺名翁阿西知之城中有瓦房一所磚壁堅緻官設糧倉也餘者土室而已空城居半城南民居稠密數倍于城內駝馬如林間有驢騾其屋皆以土覆項貼對皆漢字窻戶精好其人男婦衣帽無別惟婦人則以珊瑚瑪瑙相纍作墜環懸耳銳其下長寸

餘卷黑布如筒貫髮其中垂于兩肩亦有耳垂兩環者亦有
項帶銀圈或數珠者亦有紅錦作帕或人字分貼項後者最
重其帽以露頂為羞耻俗最尊信喇嘛廟宇林立魏煥非常
其制類西域之天主堂多用白布書番經懸于長竿之上風
中飄颺若旗幟然中一廟尤壯麗入門金碧輝煌爛然奪目
廣廈七楹柱施丹雘正中直上如斗頂及四壁皆画山水人
物鳥獸雲霞神佛宮殿非中華所見亦類西洋画中間一僧
被黃衣袒右肩巍然南面而坐所謂庫土克兔猶華言活佛

也其僧自言能憶救世生身軀殼雖易其靈不昧此僧生于
臨洮之和州則猶內地然不能漢語詢其年纔二十有二貌
莊氣靜類有道者見者無論貴賤皆免冠三叩首謁其座前
長跪其僧用手撫其項以此為禮遠近信奉若神不知其操
何術也婦人來叩擇其美者寢焉次早夫婦盛飾同至座前
叩謝自此其夫不復近恐懷佛孕也俟天癸仍至乃敢再合
土人言昭君塚在城南高阜巍然望之可見遂策馬往觀道
經一河廣二三丈水可及驛古之黑河也岸邊菖蒲特盛茨

茲次之。有白鷺孤立水濱。忽見死人三四。和衣被殭于荒郊。蓋其俗死即棄之。無掩埋之禮也。行三十里。方至塚前。塚高三十餘丈。廣徑數畝。其南琉璃碎瓦堆積滿地。意舊有祠宇。宮殿惜無碑碣。可考止存二石虎。石馬色黑。一石獅色純白。又有石幢一。刻蒙古書。暨幡于上。舊傳塞草皆黃。惟昭君塚獨青。故名青塚。今身履其地。目擊凡草皆青。一望無別傳聞。不可盡信。大抵若此。然或草衰時有異。亦未可定也。塚巔有土人壘土作小方亭。藏佛像及零散紬布豆麥于中。以上坏

堵其四面。塚旁有大柳樹一株。塞外所未經見。其根分而為二。相去三尺許。去地數尺。復聯為一。骨去皮存。若香片然。廣徑丈餘。偃臥數丈。濃陰覆地。蒼翠撲人。樹杪有鳥如長嘴鳥而較大。二雛伏巢中。尚不能飛。大已如雞。從者戲取之。其母驚飛鳴繞。如將攫人。命釋之而行。未及數步。投巢而鳴。作聲若相慰者。歸途大雨四合。有物如足練。從地而起。奮迅盤旋。直入雲際。頃刻濃雲如墨。雷電交作。意其龍也。如是者凡三見。疾馳至屯所。僅被微雨。霑衣稍濕。既而雨過復晴。偵者

言前路水草不絕苦無識途者適噶爾噶國貿易者二人至
城主帥馬公索公佟公召入帳中親解衣帽賜之遠人悅服
願為前導是晚蒙古諸都統彙送羊八百口犒師以禮辭之
夜月佳甚庖人以菜腐進食之一似八珍然得詩一首

題昭君塚

雲陽若霧當晝黑長信秋風晚悽惻漢王真不及單于營
繕佳城埋國色崇丘深壙巍然存有情豐草園青痕珠襦
周匝玉匣固至今香骨猶當溫中華佳麗薜花盡一抔萬

古留乾坤沙場金屋何厚薄月明彼此愁黃昏胭脂山崩
黑河竭穹廬終不祧芳魂我來弔古徘徊久手扶蓬蒿奠
卮酒此是紅顏最幸人椒房永巷無其偶并勝宮中老白
頭黃貂新室稱文母

十九日庚寅晴明酷暑三軍俱市易駝馬屯營不行蒙古守土
官具禮上謁各帥延之款宴而去聞城中有古碑因往讀之
然碑文字多兼多舛訛亦有辨駁之文繁不及寫步至南城
關壯繆廟有老僧閑閑誦金剛經其頭亦留短髮鉄箍束之

被髮齊眉。乃湖廣武昌人也。姓關。名暹。十二歲時。蒙古兵隨大兵下湖南。被掠至此。已四十年矣。雖為僧。亦仍有妻。與之言。因談及此方風俗。父死。妻後母。兄弟死。各妻其妻。子死。亦妻其婦。誠如中行說所云。唯犯奸者。仍有禁。較重于中國之法。且言二十年前。曾于西南五十里外。河干見一古碑。乃唐振武節度使墓。銘惜不能舉其名。亦不復憶其地。午歸營。雷雨大作。未久即止。隨復時晴。夜有蚱蟴無數。集于帳幄。

登歸化城納涼望陰山作

遠觀孤城疊翠浮。大荒形勝此山留。半天高截來鴻路。萬古寒凝戰士愁。對面石欹蹲怪獸。盪胸雲出奮潛虬。斜陽屏障蒼苙裡。有客披襟獨倚樓。

二十日辛卯關

二十一日壬辰。早微雨。時作。行十餘里。登陰山之麓。憇蒙古羶帳旁。見婦人皆跣足。女子年十許歲。猶裸其形。入山十餘里。山坳有大墳。四圍作城。南向設門。圓其頂如橋梁。中為方亭。亭中為大塚。上作屋亦圓。其頂以碧琉璃覆之。意必王者。

陵寢不知何代遺跡也。其旁多芍藥。花滿山開。遍白九紅。一
俱單葉。香似蓮萼。有萱花。金爵黃刺梅。水木樨。夾雜道左。杏
樹尤多。結子彈丸。已可取食。又有一種白花叢生。數十朵攢
簇。類野薔薇。而無香。有一種深黃花。其葉酷似渥丹。花圓如
金鈕。又有樹。其葉大類櫻桃。皆不知其名。行上高嶺。名翁阿
嶺。又名都楞打。八意。即李碑所謂捷徑故道也。直上十餘里。
山石皆作五色。或赤如赭。或綠如瓜。或白如雪。黃黑間之。雖
高不陡。尚可騎行。有亂石堆高數十丈。其上器械如林。有鎗

刀弓矢鋼。又方天戟。盔甲。旌旗。旗上或画佛。或画虎。或画大
龜。或寫番經。凡蒙古人過此者。必携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後
敢行。聞歸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牢致祭。不知其何神
也。既至山巔。怪石挿天。兩崖壁立。石路一綫。曲折而下。如直
入重泉。不知其所底止。臨崖一望。心動股慄。路既逼仄。不復
動搖。人馬踐之。歲。欲墜。有隨足圓滾而下者。其不顛仆也。
幾希。如是十五里。方至山麓。迴望天門。劃然屹立雲際。鳥道
縈之。忽斷忽續。忽隱忽現。絕險奇觀。化工特造。海內之所僅

見方信一夫當關千人辟易非虛語也山下道平如砥清泉
涌出流為小溪有井三四口散列道旁有刺蝟伏草間午餘
晴皎酷暑如焚又行五十餘里屯昆都勒河日已暮矣有水
瀟瀟流草間頗涼且甘飲之如得甘露是日大軍以翁阿嶺
險絕難行分而為二一半由此路一半折而西由烏斯兔入
峪其地稍平而過河凡十二道復至屯所合兵縛炬屯營夜
分始卧得詩一首

絕塞見芍藥花

偶生沙磧地猶闔淺深妝絕域誰相贈空山亦自芳過時
舒別艷換骨吐新香何必雕闌種春風塞外長

二十二日癸巳早晴午大暑晚大雨旋霽得涼夜涼甚偵者言
前途水草不繼大軍議分道進發屯營不行自京師至此蓋
千三百里矣二十日之內鞍馬勞頓楮墨不便馬上得句凡
十餘首自時厥後路入窮荒山川草木既不知其名往蹟遺
踪又冒昧不可考目之所見觸口成吟率作七言絕句但取
紀事而已隨得隨書一概不用標題語雜俳諧亦竹枝詞遺

意也。其有為則另用別體命題。不在此數。是日得絕句十七首。聊以雜記前此之見聞云爾。

北高南下萬峯連。車馬行如上水船。鳥道止留痕一線。旌旗魚貫入青天。

土膏滋長只蒿萊。大地痺頑不產材。一望平沙無樹影。春風何苦度關來。

粘緝穹廬面。勻蔽風承雨。不遮塵。只嫌抬眼撐犁近。月照星窺太眠人。

馬通供爨酪。供餐革帶羊裘。貂製冠。應傲中原生計拙。苦辛耕織備飢寒。

水草隨時選牧場。去留曾不隔星霜。全家遷徙無離別。白首何人認故鄉。

番語侏離譯不明。相看都用手傳情。却思博望操何術。口作華言萬國行。

驅駝市馬語諱然。乞布求茶列帳前。但得禦寒兼止渴。生涯初不賴金錢。

石穴玲瓏類屋廬。佛龕傳是法王餘。至人亦避深山跡。並
信紅塵不可居。塞北紅顏亦自妍。寶環珠串錦紋鮮。怪來羞脫蒙茸帽。頂
上濃雲在兩肩。馬上帷中等絮袍。腰橫縠積領緣羔。卸來便寄征夫去。不
待秋風費剪刀。義重添丁婦不孀。鶴鴛烏鳥共鴛鴦。唐家問俗如能到。不
愧巢王與壽王。

人奉僧伽若鬼神。爭言圓澤記前程。不知開闢洪濛日。那
得虛空第一身。小姑晨出靚妝新。編髮簪花炫好春。手蕪名香拜高座。夜
來禪榻許橫陳。地寒人亦種來蕪。落鋤犁播陌頭五月嫩。苗猶著地麥
秋應待稻花秋。沙草連天短髮髭。歧途七聖亦迴驂。征人失道昏黃夜。馬
矢捫來當指南。

衣衾送死棄荒田。遠望猶來藉草眠。比較生人何厚薄。只爭遮頂一重毡。

田父披裘効獻芹。黍黃稌黑此方珍。可憐蔓草荒原地。多少邠風子耜人。

二十三日甲午。大軍分三路進發。索帥率正黃正紅鑲藍三旗。取路東道。佟帥率三旗。取西路。馬帥率二旗。取中路。二漢臣附正紅旗中軍。仍遵出都時所定也。天晴暑甚。行二十餘里。遇道旁小溪。其上屯喇嘛毡帳數十。又二十里。見一泉穴。盈

數尺許。又二十里。屯麻喇魯。悉有溪。廣長三四尺。水不能覆土。僅供炊汲而已。夜大雷雨。萬馬皆驚。蹄聲隆隆。與霹靂聲相間。雲黑如墨。典牧者不辨東西。任其散逸。莫能追躡。

二十四日乙未。早晴。前山出雲。縷縷盤結。高不數尺。久而不散。午餘酷暑。薄暮。兩作旋止。涼颼襲人。是日軍士四出收逸馬。因屯營不行。晚有羣馬突至。驗之。則佟帥部下鈴記也。索帥遣使馳送歸營。是夕二帥分屯。相去五六十里。不意馬驚。乃不約而同。

二十五日丙申濃陰微雨所至道皆土崗平行無石行五十餘里屯呼蘇土魯長河遠之廣二丈許水深有魚四野多兔逐之急亂投營中有徒手得之者晚大雨至夜不止布幄輕車淅瀝之聲達旦竟夕怛焉唯恐其着體淋漓也撫枕不寐淒寂殆不可名久絕杯棗思得斗酒自勞而不可望賦三絕句

沙黃雲黑雨漫漶特為征人釀晚寒百計遣愁無一事睡
知無路醉知難

最愛空塔聽驟雨小窻燈火夜相親今宵徹耳涼急幅
布為廬草作茵

欲覓村醪試淺酌黃墟萬里渺難尋雨師若解人愁緒雨
酒還應勝雨金

二十六日丁酉曉雨止俄頃開霽寒如新冬行三十餘里又見
空城故址又行十餘里日光過午大風陡作力能仆人而其
着體覺寒極如水微雨隨之既止復作旋颶颶母未足方其
寒勁馬不能前加鞭強進恍似輕舟涉水柔櫓跋浪而行復

行三十餘里屯于察罕斥魯有河可汲風止天開斜陽爽潔
出壘獨步宛然暮秋風景初不自意為炎夏也得二絕句
積土如環十里餘當年烟火萬家廬前人去盡今人過大
地何人獨久居
噫氣砭銅湧怒濤昏眸驚見萬山搖馬蹄獵搏羊角欲
趁餘威上九霄

二十七日戊戌大晴無風自出關以來雖陰霽不一然無竟日
不雨者即或行次偶不相值而天外兩脚如麻遙望可覩惟

是日萬里朗潔自早訖暮其間或偶有輕雲點綴並不掩日
二旬之中所未見也道皆土崗馬首忽昂忽俛行三十餘里
遇有兩山夾道不知何名石圓如壘麪而無樹水積道中其
色純黑又三十餘里有泉可汲又行五十餘里路稍平而曲
道旁粘帳如林牛馬數萬散布滿野此日因晴明無阻共行
百二十里至夜方屯駐營處名瑪下悉喇麻魯河水頗清而
苦淺窄不贍汲者軍士掘地為井至三尺餘而及泉得一絕
句

馬健牛饒白犍肥。漢家陵律便忘歸。人心貪得原隨地。牧畜羸筐孰是非。

二十八日己亥晴熱無雲。行幾九十里屯哈喇烏素。流水隨地。縈紆直至屯所。淺窄而穢。但可飲馬。不可汲炊。掘地五尺得泉。軍頗疲頓。晚天外雨。過不及此地。營中愈覺燥烈。非常大。抵塞外風土。晴則乾炙如焚。雨則沾濡似浸。求一日晴和爽。增不寒不熱。未易得也。地多咄勒蘇草。高者三尺許。即都人用以作帽者也。牧馬強半賴之。自出塞北。行千有五六百里。

所見唯書帶草最多。花肥葉短。駝馬不食。一望蓋地如雲。至此則漸無矣。熱甚。幄中不可久坐。張傘立于營前。受風至暮得一絕句。

晴日炎歊逾冀北。雨餘蒸濕倍江南。我為越客居燕市。晴雨交攻兩不堪。

二十九日庚子。輕陰不雨。道皆平沙。有物生類芝菌。平地蠹出。長二三寸。色赤而黑。狀若蒲樾。掘地竟其根。長者盈尺。類山藥皮。為鱗甲類。肉菴蓉。其味酸醜。土人寶之。可止渴。名鐵木。

伊筭有花亦從地轟起無葉無枝高不過五六尺上為花房
圍圓徑三四寸銳其上如未放蓮萼四向作小花攢簇滿之
單葉五出色淡黃微有香近金萱不知其名有小樹高終三
四尺大不過指枝類柳條色黃而亮花如金雀名哈兒哈護
麻譯語謂之金雀木其皮以飾弓矢堅韌且華美塞上珍產
也又有樹高不盈尺盤結地面如藤名哈喇護麻譯語謂之
薪木彼土刈以為薪云青而易燃徧地皆是而無寸草可以
飼馬、上時覺香風撲面四顧無所見不知是何等花從何

處來行五十餘里忽見豐草蒙茸高可及膝穗如雀黍縱橫
三四里塞外所未見也縱馬飽食過此又皆平沙矣又行四
十餘里屯阿兒七耳速不喇高崗之上旁多蘆葦水流其下
黑而穢不可飲仍掘井以汲

三十日辛丑早晴行過土崗數重平行無石厥土鬆軟陷馬沒
蹄有黃羊突出坡間其行如飛從者馳馬逐之竟不能及午
餘酷暑逼人日光燦目忽雲興雨雹交作如霰瞬息便止暑
益甚共行七十餘里屯哈輪阿巴兔不喇山坡黑石磷、絕

無水聲掘井得水。鹹不可吃。牧馬數里之外。草亦不給。此地為蒙古四十九旗極北邊界。山巔堆石為砲臺壘。若塚。乃外蕃防禦之所。過此即入噶爾噶國地面矣。以兩國于此畫界。故謂之喀嚕喀嚕者。譯言邊界偵探也。由張家口直北而行。不過千餘里。大約十數日可至。而理藩院嚮道者。故紆其途。折而西。數日方折而東北。計地則多七百餘里。計程則多十數日。且山巔寄嶇。梯高步險。以致駝馬疲頓。不能前進。不得已。盡留輜重。輕裝減騎而前。止就正紅旗所留疲乏馬匹。

已四百有餘。統計全軍羸頓委棄者。不知幾千百騎也。

六月朔日壬寅。天晴大暑。輕騎進發。地多砂石。或赤如硃。或黑如鍊。草根布地。不能萌孽。以手掬之。隨手滷然。飄散成灰。蓋亢旱日久矣。入噶爾噶境。其岡巒形勝。與蒙古界中無甚大異。唯沙深倍常。非內地之可比。古人每言北荒之地。必稱之為沙漠。良有以也。若草枯泉涸。則非特地氣為之。抑亦天時使然。云午餘酷暑如焚。而無勺水相濟。渴者昏眩。至不能言。行三十餘里。路入兩山。石狀嶮。如亂堆散墜。中為通衢。浮

沙滿之色黃深尺寸草不生凡二十餘里山盡沙亦盡屯于卓得呼掘井以汲途次絕不見穹廬駐車後有至營中為市者其人獼皮帽革帶衣下截褶疊如朝衣之制前為方領長尺餘廣二寸許亦以獼皮為之橫亘胸前其右隨衽折而下緣至帶旁其富者則以錦緣其裡項掛數珠見之始覺身在絕域矣慨然悽慘信口成吟得三絕句

征鞍歷盡外藩屏今日真為異域行國土不須疆界辨馮蹄新試軟沙聲

外藩指蒙古也

無物當空障火輪石然爐岸草飛塵從來旱熱枯禾黍誰信兼枯道路人

駐馬荒郊問土風呼來裘帽立蒙茸殊音異服休生訝猶喜居然面目同

初二日癸卯半晴微暑行不數里黃沙蓋地其深過尺山巔平地厚薄略同馬蹄踐之窸窣有聲深處幾不可拔雖有駿足莫能馳騁每一車必須數騎推挽猶不能前窪處軟沙尤厚其色較白足不可竚有群馬誤入其中陷蹄沒足腹強起復

陷人行其中移步稍緩亦即陷入牧者裸身跣足疾走而前百計取之終不能出至無可奈何乃置之而去沙中絕無水泉而間有青草馬稍得食如是約三十餘里沙乃盡意漢之所謂大漠唐之所謂大磧即此地也凡過山岡三十餘層多上少下馬力竭矣自歸化城以北皆折而東北行至是復稍折而西北共行九十餘里屯波路呼祭兜掘地四尺泉涌如奔人馬沾足大約一井可供十馬之飲沙色黑白紅黃錯雜不一往：隨掘隨塌蓋有沙無土塞外無地不然也晚大雷

雨少頃即止雷甚震而雨不多仰視蝮螭橫空昏黑方滅大抵塞北一雨則蝮螭必見無論早暮日高則低日低則高斷續隱見倏忽屢變或不見其中而兩脚對峙如橋柱或全身不見而忽露尺許于雲表或複疊掩映多至三四層青紅眩目亦異景也得四絕句

三尺黃沙蓋地浮不分深谷與山頭將軍若解量為米片地須傳十萬壽

沙弱難勝倦馬眠圍人奔救亦埋肩須愁厚載多虧缺直

洞坤輿入九泉

荒原雖慮井泉枯三尺逢源內地無我欲盡剗沙磧去頓

教漠北有江湖

雨後天低見蝮螻舉頭朝暮在西東風人不禁殊方指在

却橫空半缺紅

初三日甲辰晴暑無風駝馬盡疲糧車在後屯營待之土人獷悍無主頗多攘竊之盜行路須糾伴然後無患單騎而出往往有被困者以茶布易其畜產必狡獪百出全無寔語倍甚

中土舊傳北方之俗朴寔可信有太古風殊不足據也

初四日乙巳晴朗無風行共九十餘里所過唯荒岡沙磧而已沙深處須輕移疾走方免蹶陷或人體肥或馬足重者多遭傾仆之患有二三肥鈍之人陷入沙中深不可出號呼求救衆目注視莫能措手拯救也蓋稍一延緩則弁已身亦陷從井救人愚不至此事真有無可如何者馬畜愈在所不論矣抵晚屯呵呢七不喇天無寸雲地無寸草酷暑如焚掘井二丈不得水人馬苦渴氣不散舒覓井于數里之外稍濟渴人

不能及馬。聽其委頓而已。是地喜無沙累。索帥領眾馳獵。頗有所獲。至暮還營。以所得黃羊見遺燎而食之。肥美特異于他獸。得一絕句。

嚼人杯水勝瓊漿。九仞徒穿地脉傷。賴得景宗分味至。析薪燃火燎黃羊。

初五日丙午五更風驟作。繼以微雨。卯半而晴。行六十餘里。淒涼極目。而沙幸不多。道旁有樹高者二丈餘。短者三尺四尺。林立荒郊。枝類枸杞。葉類剔牙松。不識其何名。途次有山黑

石磷。狀奇而拙醜。又三十餘里。屯搜脊烏塗罕。掘地五尺。得水。人馬沾足。草亦粗給。向晚涼風襲人。是日較之于昨日。為從容肆體甚適矣。得一絕句。

當午征人赤汗流。斜陽未墜換深秋。馳驅莫說勞王事。萬里真成避暑遊。

初六日丁未早陰。午晴。行不數里。有山遍覆黃沙。上載黑石。如伏虎蹲踞。地多黃花。瓣尖五出。有草枝幹交加。色青且嫩。而無葉無花無莖。皆不知名。行七十餘里。屯喀兒拜果。必逐尔。

回不喇其地豐草綠絳高可及膝蘆葦尤多流水蜿蜒廣尋
深丈雖濁可供飲馬自入噶爾噶以來所未見也屯背土岡
短樹蒙茸布滿其上掘地得水甚易而頗鹹俗傳此地多鬼
土人莫敢居之夜大風徹曉聲若洪濤枕上得一絕句
風力多因樹力宣塞天無樹亦轟衝夢回忘却眠沙磧錯
認江湖夜泊船

初七日戊申輕陰不雨黃沙滿地頗碍輪蹄然較之往日所經
相去倍蓰矣行八十餘里屯屋蘭忒門掘井得水頗甘而馬

苦乏草沙中見朽木一節斧鋸之痕宛然取而視之則石也
堅不可琢

初八日己酉晴暑酷烈行五十餘里兩山夾道上多黑石峻嶺
壁立水繞其下淤而不流崖旁有樹三四株中軍黃蓋憩其
側遠望若函圖然水次草特肥茂而地苦窄不足以牧馬乃
又前行約十四五里屯克喇阿祭勒罕四面皆平山亂石散
列其下井泉亦甘而苦草少不克徧飼馬匹是日見土人有
襁負而遷徙者主帥遣通事詢之傳說彼國主與阿魯忒

國接戰而敗。其人皆逃。然猶未得其寔據。主帥索公因與參
佐京章等密議。發遣理藩院官喇員外。前往各處踪跡。佟馬
二帥為合兵之計。

初九日庚戌。晴暑燥烈。行四十餘里。見山下有大井一所。又三
十餘里。山下有小井二所。又二十餘里。見有山石白如雪。高
出眾山之上。又二十餘里。屯齊爾免。寸草皆無。止得大井一
所。然水少不足給。又穿井三四所。水終少。途中見噶爾噶國
人。男婦追隨。駝馬雜沓。絡繹而南。不下數萬。奔忙惶惚。若有

人躡其後者。通事詢之。乃知其主徒失也。兔汗提兵五十萬。
與阿魯忒國主戰于邊界。一戰大敗。全軍崩潰。國主逃遁。不
知所之。北方諸國之俗。勝負但決于一戰。既敗。則上下
皆如鳥獸散。不可復振。且言噶爾噶國主之弟。所謂折不尊。
但八庫土克免者。一方之所聽命。雖為僧權。侔其主。亦逃避。
莫知所在。其所居地名土辣必喇。去色楞格不數程。為我軍
取道所必由之路。亦為阿魯忒所燼。勢不可復往。變生意外。
人懷疑懼。傳言洵。莫得其情。

初十日辛亥晴暑燥烈軍中欲待俟馬二帥合兵會議而屯所
絕無水草可以飼馬供汲偵者又言前途更甚萬難駐軍因
復移營于克喇阿祭勒罕見徒中遷徙者蟻聚蜂屯其色驚
惶俄有噶爾噶國台吉二人飲馬道左台吉者譯言諸王也
明隆慶間蒙古俺答部把邊其子名曰錦背台吉其弟之子
曰黃台吉然則台吉之為稱也舊矣其人年甫二十許貌甚
白皙狐帽錦衣左耳以珊瑚珠寶銀鏤作墜環長可寸餘鞍
馬鮮整似貴介者亦聞變而南徙也晚車臣汗使至以敗北

聞于我軍始知寔信乃阿魯忒國主戰勝之後即以奇兵突
入徒失也兔汗所居之地掠其親屬輜重又大捷車臣汗者
亦係徒失也兔汗之弟分王噶爾噶東偏其主新走其人亦
潰散不支故來告敗是國兄弟並立號稱強大而一旦土崩
瓦解忽焉至此強弱無時亦可歎詫也夜理藩院齎奏使者
亦至索帥因具疏脩述始末馳驛上聞是日傳聞阿魯忒兵
至三軍狼狽而逃雖嚴禁不能止遏合營竟日不得食主帥
尤窘躬探甲冑以備不虞夜命營中控馬披執立以待旦惟

二營漢臣聽其自便。然人：內危之甚。終莫敢就枕也。比曉合營交相慶賀。慰如更生。然紀載多飾詞。故復識其真境如此。以貽同志知之。按噶爾噶國在中原之正北。其地左直燕京。中直山西。右直關陝。自張家口出塞二千里而至其界。其西為阿魯忒國。南直寧夏。甘肅。西踰中國之西。包出雪山。蔥嶺。與回：雜居。或即回：種類亦未可知也。當我太祖龍興。蒙古諸部落以次臣服。為四十九家：設一旗：各置一都統。環衛九邊之外。無事則歲奉朝貢。有事則調遣征伐。

使命往來。俱置郵遞。不異塞內也。蒙古地面東西五六千里。南北僅千餘里。其極北邊界。號為喀嚕喀嚕之北。為噶爾噶國。西北為阿魯忒國。二國號稱強大。雖亦遣使通好。中華與其人往來貿易。然與本朝一體稱帝。堤封各數千里。俱以馬上遷徙為國。無城郭土著者。然亦各有分地焉。噶爾噶國主名徒失也。免汗兄弟共七人。其一為車臣汗。分王東偏。一為依第里西。巴兔尔台吉。一為僧號折不尊。但八庫土克兔。參預國事。餘不知其名。往年其幼弟作亂。叛去。徒失也。免汗

追至阿魯忒界中殺之。并殺阿魯忒三百人。以此二國有隙。阿魯忒國主兄弟五人。皆不知其名。二長子失愛于父。不得立。第三子嗣位。其第四子亦為僧。號庫土克兒。第五子尚幼。三子立未久。二長子自以為我兄也。乃儻然北面于其弟。積弗能堪。乘間弑之。國人不附。共戴第四子。蓄髮。號磔。其二兄而代焉。即目今國主是矣。自是二國起衅之後。我皇上廉得其情。特遣理藩院尚書臣阿喇呢諭令休兵。二國遵命和好。議既成矣。而噶爾噶國人獵于阿魯忒之境。復射

死其國主之弟。阿魯忒不勝慙忿。舉國興師。連戰大勝。追奔至土喇必喇。即折不尊。但八所居也。徒失也。兔汗窮蹙。無計適逢我軍前進。遂宣言中國聖人命將提兵。特來援我。冀以自解。阿魯忒國主聞之。未察虛寔。因懷疑不敢長驅。頓兵觀望。而噶爾噶遂得瓦全。已後數日。又值我皇上命班師。且特遣使者諭令罷戰。阿魯忒國主釋疑。懷德。遂遵諭振旅而歸。

按四裔考。北狄種類不齊。稱名各異。夏殷曰獯鬻。周曰獫狁。

秦漢曰匈奴。漢末曰烏桓。鮮卑。晉曰鮮卑。索頭。元魏曰蠕。亦曰柔然。周隋迄唐。初曰突厥。唐曰鐵勒。回紇。宋曰契丹。金曰乃蠻。紮蒙古。蒙古別號曰韃靼。後改稱元。混一。彝夏者八十九年。而復歸沙漠。從順帝。五傳至鬼力赤。始非元裔。遂去國號。復稱韃靼。西與瓦喇戰而大敗。瓦喇者韃靼別部也。永樂中。其長名馬哈木者。始強。傳子脫歡。又傳子也先。而愈盛。起兵攻殺鬼力赤。迎立元裔脫脫。不花。仍復元號。稱帝。南陵中國。已而弒脫。不花。殺元裔幾盡。自立。數年也。先亦

被殺。部落離散。竄居西北邊荒。脫。不花之子。復立。世擁虛名。如故而華人則謂之小王子。然小王子。然日。以寢微。諸部自是不相統一。嘉靖間。小王子別部曰吉囊。壁河套。直關中。曰俺答。壁豐州。直代雲中。曰老把都。壁張家口。直宣府。自是西至甘肅。東至宣大。以及山陝。四十餘州縣。歲無寧地矣。萬歷之初。封貢議成。患始稍戢。小王子名號。其時猶存。至啟禎而絕。不復聞。想已廢滅也。鬼力赤以下諸部。雖興亡不一。然皆在近地。今內附諸蒙古。當是其後。而竟不知噶爾噶為古

何國或曰即蒙古別部也。沙漠之地無城郭山川可辨疆域。又不知始于何時。元朱思本九邊圖有阿魯地在和林之西。玉門關之北。疑即古之烏孫。漢書西域三十六國北面皆烏孫地。雖族類不可知而其地則近似云。至若所云羅刹者。名為俄魯斯國。乃奉使本指也。其國更荒遠不可考。聞彼自誇云。地方四萬餘里。一姓相傳已六千餘年。此雖荒誕不足聽信。然聞其境西接大西洋。東抵雅克薩城。國在噶爾噶最北。南際波斯。以東噶爾噶。以西及回。阿魯忒等國。邊界諸國皆畏服。

尊事之。則其地之大亦可想而知矣。其俗素奉天主教。所行文移俱用蠟。帝諾字蠟。帝諾者。即今中國所傳西洋字也。大抵風尚與西國不遠。故遣使時。皇上特命西洋二臣同行。但不與二漢臣同旗。所以未及與之談。熟詢彼國顛末。或疑其為漢之堅昆。以漢書西域傳有云。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道里約畧近似。因按元帝黃龍中。郅支單于西擊烏孫。遂北并堅昆。其後復立國。至梁時名契骨。唐時號紇吃斯。又號點戛斯。在廢庭州西北七千里。乾元中為

回紇所破自是隔遠不通中國故不知其詳此亦強為之說
以意推之堅昆不過漢時一小國歷代遷改曾不足為有無
何忽至今而強大若是則其說仍非確論姑識于此以俟異
日訂之

十一日壬子晴暑屯營以待分道之兵人心惶惶議論不一晚
微雨旋止得四絕句

強國何因忽召災草枯泉竭馬馱隕
關氏梳掠方臨鏡捲地弓刀冒頓來

同在玄黃覆載中天心何事遣爭雄
地無城郭民無信一戰俄看萬帳空

名王辭俗點禪燈未必吞針有異能
道力不勝兵變急遁逃猶契艷摩登

左衽兒郎二十餘錦衣狐帽耳垂珠
倉皇救騎殘星去此亦王孫泣路隅

十二日癸丑晴暑竟日無風屯營不行
待佟馬二帥合兵之信抵夜而理藩院喇員外馳至喘息流汗云于四日之內奔走

千里有奇已訂二帥于前途合兵遂東馬俟旦而發
十三日甲寅晴暑早行途遇噶爾噶南徙者多不可數馬少而
駝多挽駝者皆婦人其衣飾自頂至踵都與男子無別惟兩
耳俱著墜環男子則但左耳著環而虛其右乍見莫辨其為
婦人也雖暑皆狐帽羊裘以木為桶用盛小兒置于駝背兒
亦不驚牛羊各隨墜而行不煩呵策羣牛尤多其色純黑
間有白者腹脅毛垂拂地尾鬃如馬可以為纓蓋地而來前
後相望不絕行六十餘里至抑勒呼聲即前所經之道也地

有土山戴石二井在其西馬疲不能前進中道而屯水草不
足以贍三軍仍鑿井以汲掘地丈餘得泉頗甘地無青草馬
嚼枯根以延性命先一日噶爾噶南徙者屯于是地遺棄牛
羊死者相枕臭聞三四里外晚理藩院阿尚書使至亦言前
進之難夜月如晝三更微雨得五絕句

殊俗真同牛獸群紛臨難盡忘君可汗一敗人爭遁國
事君情概不聞

茫：砂碛大荒平萬里誰遮敵騎行除却升天兼入地國

無餘術禦追兵

掣馬驅駝半婦人。白羊黃犢亦隨身。不愁終日移家去。翻

愛他御草色新。

置兒鞍背等懷中。絮裡函盛絡繹從。遇便開襟來乳哺。全

家相對在駝峰。

一行魚貫向南遷。左耳垂環盡及肩。東面不知男婦辨。幾

回盤馬過西偏。

十四日乙卯早輕陰。護日行五十餘里。過齊爾克舊屯地。所鑿

之井已竭。惟舊井尚存。午餘晴暑。行次所遇遷徙者漸稀。又
三十餘里。屯烏蘭克波兒掘井得水。甘鹹不一。無寸草以濟
馬飢。

十五日丙辰。晴明酷暑。行七十里。屯姑兒巴吐嚕。三井可汲。馬

飢如故。四面土山焦枯如赭。晚旋風一道起於西北。掠營之

東北隅而過。席捲帳帷六七所。翔舞空中。食頃乃下。而中軍

晏然方搖扇以納涼。亦可異也。得一絕句。

鷗飛車債井翻波。一道驚塵捲白河。叱馭封夷催去急。雙

龍泛駕撞人過

十六日丁巳輕陰微風行三十里屯烏奴蘇太天外雲黑如墨
雨脚如麻而屯所僅霖霖而已是日忽晴則暑忽雨則涼頃
刻萬變山下井甚大但水白而濁不可飲掘地以汲馬飢已
七八日疲不能行偵者言此地有草比至則仍皆枯莖隨手
烟飛三百餘里之內不相上下也晚馬帥使至期在三日內
合兵薄暮登山四望唯見荒岡高下焦枯一色目力所窮黃
沙之外無餘物俄而蝮螫橫空雲光慘沒遙望神京如在天

上不勝南顧銷魂也

十七日戊午時雨時晴黎明蝮螫下垂兩端相去半天不見其
腰將午復見于西南低而且近全現如半環中華之所未觀
也行三十里有山頂銳白石如雪又十餘里遙見黑痕高下
障蔽前路意其廢堡也既至則萬石林立如斥堠如層臺如
壘麤迴抱如城散抱如棊連屬絡繹如行人肩擔而追逐有
石上復橫一石岌岌欲墜如罍而度之者有上全下缺洞其
中為穴方圓斜橢玲瓏萬態如鑄鑿者大者或徑數十丈紋

皆逆裂如亂瑰粘疊而成。色多青黑。人行其中。紆迴曲折。而西北左顧右盼。應接不暇。如是三十餘里。乃盡其廣。則不可知。然地本平岡。而非山也。土人盡徙。無由詢其名。因以意名為奇石岡。石下有井。水極甘涼。州亦藁茂。馬驟見之。策亦不前。又行三四里。屯拉克帶。叟疾不喇土山。窸然乃旱。于石迴首南望。猶見滅沒如鬢鬢。大雨時作。涼氣襲人。衣絮不足。佐以披裘。此地有井。可汲。有州。可牧。人馬俱便。遂決意駐此。以待分道之兵。

此後不復前進矣。越二日。馬帥兵至。亦共議不可復前。糧食已盡。進退無策。幸廿六日。聖旨忽到。佟帥兵亦至。即于次日。廻軍。廿七日。紅旗起身。二漢臣隨之。七月十八日。到喀嚕。八月初八日。抵張家口。十三日。合隊進京。若旨到。稍遲十數日。恐俱為絕域之鬼矣。所以得生者。蓋因折不尊。但八既敗。遣使飛騎到京。求救。皇上問我軍何在。詭言已全軍覆沒。欲激聖怒。皇上大駭。立命兩侍衛。即日出京。飛馬馳驛來探。既見我軍。遂命班師。京師。

之駭動非常。皆彼國使臣訛言所致也。歸途無他異聞。但苦飢渴。度沙磧以來。馬死垂盡。軍士多步行。又糧竭莫繼。一日止一餐。既進。喀嚕後蒙古各旗以粟相餉。答以銀布。始有兩日米食。又苦不繼。前此所謂一餐者。不過將散麵少許。用水調熟。如糊窻之漿。人吃一碗。以度命耳。然飢猶可忍。渴最難堪。徒行者多以渴而致斃。有一京章。渴死。無木為棺。又無柴焚化。計無所出。乃以馬糞煨令半枯。拆碎其骨裹回。其慘至此。若夫尋常者。則直委之溝壑而已矣。

全軍人數。死者九百餘。駝死者千餘。馬死者二萬七千餘。統計費銀二百五十餘萬。吾主僕二人。初時分馬七匹。回軍後六馬盡死。止存者青馬一匹。往來不頓。故免于徒行。諸從者無日不走折足趾也。

